



四佳集  
下  
十七

序

卷八

16  
2415  
17





和  
2415  
1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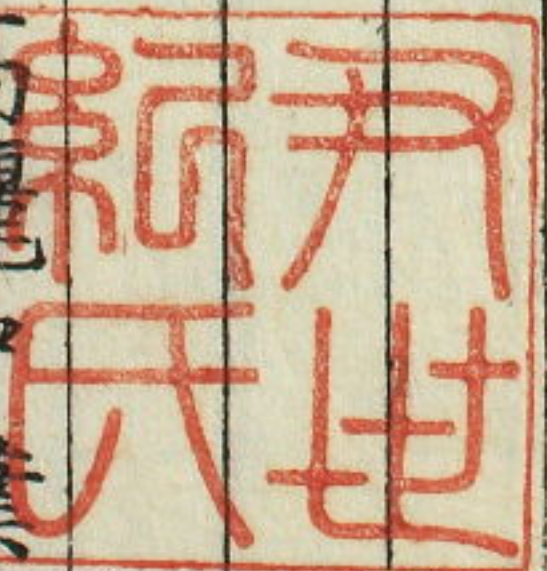


四佳文集卷之五

序

送濟州節度使梁公詩序

耽羅在南海中環百里新羅時始來朝高麗中葉  
 以後置縣或州然水程夙遠乍順乍離至元中以  
 房星所野置牧場終高麗之世或置或廢入本  
 朝仍舊號為濟州牧州之長曰安撫使後改節度  
 使有僚佐曰判官屬縣二曰大靜曰旌義蓋州之  
 土地肥饒物產珍異如橘柚橙柑羨貝貞梓等貢  
 他州所無良馬之產大有資於國用然海錯財貨  
 之資於人者夥故商船之懷利挾詐冒竊往來者  
 如梭魚民鹽戶之舟楫為生東西遷徙者亦多况





與日本琉球對馬諸島為隣應變之機不一其為  
任實難且重是不可以內治治之國家遣官必選  
文武專才能鎮定邊疆者授之頃者節度使缺銓  
曹薦名臣數人 上特命梁侏以遣侏曩在熊川  
威名籍甚及聞 命下朝廷皆賀 聖上知人之  
明一日侏之尊大人工判公語 居正 曰吾老矣兒  
子有萬里之行烏得無情然受 王命之任之重  
不可以老父故而有辭吾勗之行子宜有一言 居  
正 曰以侏之才之羨遇 明主之知受嚴君之訓  
於為州不待予贅然聞人之言曰耽羅風俗淳朴  
近古治之易於他州 居正 曰其曰易治者得不以  
地褊民少詞訟簡簿書略又無猾吏土豪舞文弄

法民之從之也易而云然乎至如前所謂商船魚  
民盜戶之狙詐鼠黠者又可以易治乎哉大抵為  
政緩之則民慢急之則民怨審緩急濟寬猛治之  
以不易乃所以易治也 居正 又聞近有州宰號廉  
謹者三年不食鰓魚以其病民也或有詆之者曰  
蘇子言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苟利於  
民雖厲民自奉不為過也况一鰓魚烏能傷乎廉  
哉無乃出於作乎若為州者使民飢焉而食渴焉  
而飲骨者肉寒者燠雖日食百鰓何病於民乎若  
使飢不食渴不飲骨不肉寒不燠不食一粒何益  
於民乎或有解之者曰蘇子之言必有所激非天  
下之至論也昔范文正公常日計所為足以當是



日之俸然後自安此實後人之模範也子以蘇子  
之論詆庶者不已甚乎居正聞此語嘗自意君子  
之立心當以文正為主而濟以蘇子之論然後得  
之今因侯之行并告之侯有所取捨焉侯諱瓚判  
書公第三子也戊戌

送蔡判官之任水站序

國家用人重科目由他路而進者少通顯雖懷竒  
抱偉者亦未易得伸時尚然也吾甚病之吾族弟  
蔡君子休通詩書達事理有大志可為明時之大  
用者以屢舉稱屈筮他仕錄功為叅上階宣教出  
授水站判官將之任薦紳君子之知子休者皆相  
與惜曰子休大才也水站卑秩也屈其才卑其官

於素養何子休氏必不懌然於中矣居正獨執蓋  
進言曰士君子功名出處自有時命進退遲速之  
碎屑者烏足置齒牙間哉論其大不論其小卜其  
遠不卜其近如斯而已矣昔孔聖為委吏莊周為  
漆園吏孟軻氏不鄙抱閔擊柝漢之公卿多出於  
簿書刀筆之中士何可肩一論哉况水站國家  
漕運之所會其任之重且艱則徵之禹貢而可知  
也國家之待子休以是任者則又未必不為歷  
試之階而將為大用之地也又安可少之哉吾常  
患今之為官者不量已稱僥倖慕高躋一通顯則  
躍躍詡於人不得則戚戚有不滿之容嗚呼此豈  
真知士君子功名終始之大體哉今子休之往也



龜勉從仕無尸厥職聲名之煒炳者先自小者卑者始則遠者大者自當于于而來逼矣况今 聖上求賢如渴領相躬周公吐握之勞士之名一藝一能者皆効於材管之中如子之才且能者可但止於是而已乎繼自今綴巍科歷臺閣展布所蘊而後止吾於子休氏此行卜之矣子休氏豈有不憚然於其間哉衆皆曰諾書以為別乙亥

送尚州朴判官詩序

嶺南諸州慶為大而尚次之尚處一道樞轄之中事最繁劇官於是而牧使焉有判官焉判官貳於牧使務尤叢冗非一剗治盤錯之才未易稱職茲者判官缺朝議難其人 上曰近日宣政輪對朴

某論事精確可大任用其餘之命下搢紳士大夫皆賀 聖上知人之明又為侯榮之將之任詩者盈卷屬予序予惟士君子功名出處進退遲速轉轄不齊皆天也非人也侯早有大志通經史識時務欲大厥施連不得志於場屋茲他仕為吏職所至籍甚有名聲雖同列服其能執政愛其賢亦不自拔悠悠稱屈者有年然不屑意於簿書刀筆日以文墨為事嘗撰世紀圖中國則自伏羲至大明東國則自檀君迄 聖朝中間規模措置至詳且密有史家意外之良法 睿宗大王賜覽竒之欲大用又不果斯豈非天耶恭惟 聖上礪精圖治慎簡百僚尤重守令之選選必宰相臺諫薦其人



銓曹政院試其才遣必引內殿溫淳告諭勉以五  
事考滿當遷優秩以授或六期十考考皆上上褒  
獎擢拔內班無此例蓋重之也士於是時例得一  
小縣是矣况受 聖上親拔之恩處一道繁劇之  
地其榮何如哉然吾聞今之判官即古之縣丞佐  
理于州者寬裕有容持大體者則可以可否事得  
行其志如或扼其腕掣其肘動為相制其不為藍  
田縣丞涉筆占位者幾希然為丞有道勤謹奉職  
不侵官不凌上若或行曾臆恣威福於其間是丞  
先負長而可乎今牧使李公吾同年早有時譽  
聖上舉於遺逸而用之判官吾族子大有幹局  
聖上拔於沉滯而擢之其遭遇感會之盛異於尋

常其必志同氣協可否相齊為南方政事之最也  
無疑矣侯他日功名之遠且大者又豈上於一  
州而已哉當以異政徵詔催還終為卿相如漢名  
賢亦可異也然後可無負 聖上擢拔委任之意  
是以展侯平生抱負之大者進退遲速之屑屑又  
何足置齒牙間哉侯尚勉之哉壬辰

送安君之任安峽詩序

居正 早識安侯於中學 居正 中戊午進士司馬科

入學成均越三年辛酉安侯亦中進士科因與之  
相從相得最深自 居正 僥倖登第選入集賢殿  
儒者之名安侯抱奇材屢屈場屋心甚恨之一日  
安侯憤然自起曰大丈夫功名出處非一途獨科



茅為乎哉筮仕入內直院未幾以吏能選授安峽  
縣監然侯以由吏能出身不由科茅憾憾有不满  
之容居正曰士君子得時行道致君澤民自有遇  
不遇何可以儒吏論乎哉儒吏之相頌猶文武之  
不可偏廢蘊諸已而為儒施諸事而為吏非二道  
也後世好辯之士分儒吏儒詆吏以俗吏詆儒以  
腐若異道然此豈真知真儒與真吏者哉漢之蕭  
曹丙魏皆起於刀筆宋之寇范韓富皆出於科茅  
獨可以儒吏目之乎儒者之牽制文義闊於事情  
吏者之深文刻薄辨集為能者則徒有儒吏之名  
而無儒吏之實儒吏之罪人也尤不可以儒吏而  
論人物也况守令分九重之憂宰百里之城脩已

治人化民成俗簿書文字期會程督儒吏之責萃  
于一身不可不本之儒以立其體施諸吏以達其  
用安侯通經史識時務其於儒吏弛張之道不待  
予贅然不得決然無疑於二者之間而有憾憾之  
容敢以儒吏之說重為告之

送日本國蘭上人詩序

恭惟我 惠莊王十四年戊子日本國關西使者  
蘭上人來聘容貌辭氣有使乎之才 王深器之  
恩遇優渥授禮幣通好國王其國多事間關僑寓  
彌年後達今年秋竣事而還我 殿下追念先  
王交隣之盛舉嘉上人跋涉之勤館待有加上人  
奉書幣復命闕庭退而受享於南宮周旋甚度



朝之士大夫咸嘆曰上人佛者也所誦者能仁氏一法自性之說何有於三百篇大雅之微旨今則使事專對綽乎有裕何技能也哉或曰浮屠氏外形骸逃空虛面壁坐趺觀夫所謂性期成所謂佛者乃其道也上人童顛方袍翩然來思見其行能可臨濟之為也跡其事聘隣國觀禮樂綽有季子之遺風何名行之不侔也予解曰域中之大無如王者人不生於空棄生於天地不知所謂四大者何有於道哉况種福田饒益人天佛者之第一義也苟利於國於民視畏道如坦途舟航猶丈室唯使之而之焉則非中有所見者能然乎觀夫名以藺號以全譬則其志慕古人不枯死窮山可知也

已 聖上光紹丕圖衣冠文物之盛禮樂刑政之懿城郭宮室之壯比隆周漢上人所感而歆豔者多矣今聞扶桑之域有盜弄潢池之兵者數年于茲今上人之還以今日所觀感歆豔者歸語其主覩縷而解紛之則日邦之民受上人之賜亦多矣何相如全譬之足稱哉雖不必冠其顛庸何傷

送金叅校赴京詩序

欽惟 皇明受天景命奄有四海文軌攸同朝鮮世守東藩恪勤侯度恭遇成化十年十一月聖節我 殿下遣韓資憲致仁奉表陳賀金叅校自貞為從事官將行求一言 居正 因念歲在庚辰忝謝恩使侯為書狀官侯才高志遠兼通譯語自漢都



過遼雪涉幽薊直抵燕山道途間關餘四千里暨  
予同其塗賞相長者多及至明廷周旋使事優荷  
帝眷事竣而還亦惟侯是賴計今十五年于茲予  
則衰矣耗矣徒持被刺刺焉而已侯屢膺廷選朝  
京者亦再予惟使事之重固矣吾夫子嘗以誦詩  
三百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難昔在春秋鄭子產  
晉叔向齊嬰吳札之徒皆列國大夫之賢之傑然  
者也雖能以詞命善於朝覲聘問之禮往復交際  
之間然皆規規於盟載之末不知尊王之義嗚呼  
衰世之大夫可與言使事也哉堂堂天朝列聖  
相承升平百年制度明備聖天子威德廣被罔  
間華夷吾東方舊秉禮義我殿下益勤事大之

誠睿眷日隆錫貢相望人物之生於其間適當天  
地混一上下交泰之時孰不欲翹英一國揚休天  
廷者哉但學不足於誦詩才不適於專對鬱鬱荒  
陬者幾何人哉侯之於使事為書狀為從事無施  
不可廷議所在可但止於是而已乎如侯者真孔  
聖所謂誦詩專對有使乎之才者矣我於侯之行  
占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行矣勉  
之哉

鐵城聯芳集序

鐵城聯芳集者平齋李文敬公容軒李相國所著  
也平齋事高麗恭愍王大被眷遇官至密直副使  
公有經濟器王欲大用不幸早逝不大厥施舊例



樞密無謚恭愍悼念特贈文敬容軒事 太祖太宗世宗三朝歷判諸曹三長憲司進宅百揆為時賢相二公功名事業之盛文章特餘事耳今嗣孫工曹參議陸集二詩編為一帙示居正居正外舅陽村權文忠公平齋之婿是鐵城於居正為外家居正內兄吉昌權翼平公容軒之背翼平嘗語居正曰平齋容軒詩法出於杏村李文貞公容軒又早孤鞠於陽村得師友淵源之正詩至於平齋容軒二老亦足不朽矣今觀平齋之平淡溫醇容軒之清新雅麗正有家法足以傳後翼平之言蓋有所見矣予嘗見古之人以文章名家者必有家法焉又必有師友淵源之資焉杜陵之詩祖於審言

東坡之文宗於老泉涪翁以文章鳴世未必不資於蘇家今杏村即平齋之審言平齋即容軒之老泉陽村之於容軒即涪翁之東坡也嗚呼文章箕裘豈不難哉求之於古僅得蘇杜二家今吾鐵城父子襲美傳芳續杏村之遺馥亦何多讓於古人哉工曹將囑慶尚道監司尹公壕鋟諸梓以壽其傳求子序監司容軒之外孫居正亦平齋之曾孫文拙不能張皇先羨姑書鐵城傳世之略以弁其首杏村諱巖字古雲初名君佺相恭愍再入岩廊功名事業冠冕一時真草行三法與趙子昂相埒文章高古簡潔大為元朝翰林諸學士所嘆賞平齋諱岡字思早容軒諱原字次山工曹亦甲申大



魁將趾鐵城之羨者亦斯人矣

安東權氏家譜序

權本新羅宗姓金氏也羅季有金幸者守古昌郡時甄萱入新羅弑王辱妃高麗太祖赴救與萱相持幸謀於衆曰萱義不共戴天蓋歸王公以雪痛憤遂迎降麗祖曰幸能炳幾達權乃賜姓權授太師以郡為食邑陞為安東府幸生仁幸官至郎中仁幸生冊冊自求為本邑吏冊生均漢均漢生子彭子彭生先蓋先蓋生廉廉生利興利興生仲時仲時有二子曰守平曰守洪守平位至樞密副使生翰林學士躉躉生僉議贊成坦坦生政丞文正公溥位冢宰秉文柄豐功偉烈冠冕一時有五子

皆封君曰準吉昌府院君曰臯永嘉府院君曰煦鷄林郡公曰謙福安府院君曰宗頂祝髮為廣福君有三壻皆封君時稱一家九封君守洪生大將中子輿子輿生僉議評理頃頃生政丞文坦公漢功權氏自冊為吏以還中微不振者七世至守平復興子孫趾羨逮文正始大顯隆守洪之後文坦亦復貴顯權氏遂分為二大族今衣冠簪履布列朝著餘數千指皆二族支派也居正外祖陽村權文忠公近亦文正曾孫舅氏權文景公躉始脩家譜小牒子吉昌權翼平公孽承先志廣採博訪大加增潤亦未就緒居正與族姓商州判官朴元昌大丘府使崔灝元又加搜問補其闕遺證其訛偽



釐為圖譜二卷其為譜詳於文正文坦以下而略其上者錄其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將以傳信將來耳譜既成情慶尚道監司尹公壕判于安東府予惟古者有宗法序昭穆別支庶子孫雖百世可考自宗法廢而譜牒興凡為譜必推本其所自出而詳錄其所由分明支派別親疎猶足以薦恩誼而正倫理者矣隋唐而上置圖譜局以掌撰述昏姻選舉皆閱譜牒今中朝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孤門單族亦莫不有譜上遡唐虞三代始封之祖而祖之雖高辛神農顓頊之遠皆一一接續而序次其譜系豈不以圖牒相傳得有所考歟吾東方自古無宗法又無譜牒雖巨家大族絕無家乘纔

傳數世有不記高曾祖考名號者子孫寢以乖隔或不識總功之親視同路人何待服盡親盡而後踈且遠哉如是而欲興孝悌成禮讓豈不難乎此吾文景翼平所以拳拳於著譜而居正之卒勉其志者也權氏自太師始封今六百年子孫蕃衍詩書之澤悠久未艾蓋根深者未必茂源遠者流益長理之必然也嗚呼自古名宗華胄不為不多當其珪組蟬聯門地煥赫孰非可慕而可尊者乎曾未數傳傾覆勦絕何哉由其先世封植未固而子孫遽以驕奢失之也權氏世以清白傳家忠孝為心為子孫者可不念祖宗積之之勤而思所以繼之之道乎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若能始於親親推及九族則所以厚本敦末者豈有窮哉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吾更為權氏子孫勗之

送峻上人遊妙香山序

長白一支蜿蜒逶迤至鴨綠南岸磅礴高峻者曰妙香山山之勝與金剛山相埒華嚴經稱金剛為院薩往處浮屠氏之持戒律精練者往往栖於其中間有假經說巧為眩鬻之徒誑誘愚俗曰一觀此山死不墮惡業於是因緣香火發願祈福者蹄轍相磨山門如市至有僧俗之相混男女之無別大為之山之累此豈山之罪也哉為則鬻者所賣耳予年十一歲時讀書于安州之天王寺有沙彌

祖竺者自妙香山來訪語予曰山之四面多香樹四時蒨葱山之得名蓋本於此有羨利數百區慕道遠世不粒者咸樂居之山多仙佛靈跡至元延祐之間皇帝降香祈禱又有菴曰潤筆普濟國師道場韓山牧隱子記之距此不七十里予盍往一訪以予年少不果往居正從宦以來屢遊關西今年春再使鴨江過薩水博川二江之二江者發源於此舟中偃仰所謂妙香山者欲訪不可得則竺之言未嘗不往來于懷矣予既還數日上入靈峻將遊妙香山求予一言予嘗觀山之雄大跨數十州之地東曰成川府沸流玉松讓故都南曰平壤府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寧安雲嘉諸州布列



其傍西北控遼陽閭陽名聞天下久矣其與金剛山相埒固也而第在遐陬僻壤人跡罕至雖浮屠氏巧為誑誘者無由銜鬻其說矣是則山於諸山最為清淨上人振錫遊訪予可無言乎哉予聞浮屠氏東西南北之人遊固其事然我國在天之東三方環海驚濤駭浪排空蹙日浩乎其無涯也境連山戎刁斗相警飛沙積雪滌乎其無垠也雖天下混一文軌攸同而長江限帶內外區別非如古之遊方者之楚之燕之秦之齊者之惟意所適也有志遠遊者捨二山復何之哉然上人將遊妙香山予先言金剛山者蓋有激也上人教宗甲子大選居正亦中甲子科雖儒釋之別而有同年之

分與之相從將三紀于茲上人曾判教宗今住正印寺為緇流之領袖又何暇於遊方矣而其勤於叅訪如是予聞脩證不如叅證卧遊不如遠遊上人其得之矣然未知上之所以遊者有何所求耶曰道焉而已予曰墻甃瓦礫無非道也江山風月無非道也以至動靜言默著衣喫飯道無往而不在則獨可以遠遊乎哉獨可以宴坐乎哉上人當自得之矣丙申

送朴先生出守密陽詩序

國家設六寺七監置正以長之正者秩正三品仕宦而至于此亦顯矣哉今朴侯希尹以司贍寺正出守密陽惜希尹者皆曰希尹攻文章蘊經濟再



登黃甲居六寺之長不日為臺閣為侍從大有設  
施輟而為外寄其屈也哉居正曰諸君子何曾以  
百里之寄父母斯民者而謂之為屈也哉嘗謂天  
生斯民不能自養界之君君不能獨治付之守令  
守令蓋古之諸侯於民有父母之道於吏有君臣  
之分推父母愛子之心愛民則民悅操刑賞威福  
之柄禦吏則吏畏民不悅失之苛吏不畏失之慢  
其所繫豈不重且大歟古人以謂士君子功名事  
業不能為宰相當為守令宰相澤潤生靈守令恩  
施一方雖有大小名位之不同其德於民一也以  
今觀之近民莫如守令廟堂遠於千里吾民之朝  
夕必賜必有先後緩急之殊者矣况於臺閣乎况

於侍從乎古人稱循吏必推黃霸為首自漢迄今  
千數百年人誦之不置當是時居廟堂幾人居臺  
閣侍從幾人然皆蔑蔑無聞豈非實德實惠之在  
人者為遠且大也由是觀之宰相之與列郡不少  
異顧所立何如耳今以不得臺閣侍從為希尹之  
屈甚非吾之所見也况密陽嶺南臣府其地廣其  
民夥簿書之責實繁且劇其可不得人而任之乎  
此聖心之所簡銓曹之所擇而希尹氏首膺其  
選非屈也榮也希尹通古今識治體懷奇抱偉欲  
施於用者久今則欣然躍然思効其能其稱希尹  
為屈者非真知希尹者也希尹之志如此密陽其  
大治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蓋愷以強教之



弟以悅安之為民父母之道豈有加於此哉希尹  
之政皆本於經術其必有得於是矣其視今之俗  
吏徒事刁筆苛急以病民媿媿以濟奸終以墨敗  
者一何遠也嗚呼黃霸之不作久矣非無人乎黃  
霸特無上之人褒崇獎勸耳希尹適當 聖上銳  
意吏治之日其激昂如是其取効必不後於黃霸  
矣黃霸自列郡為御史為丞相希尹氏他日所至  
又未可量也向使希尹得一臺閣居一侍從顯則  
顯矣其於遠且大者知何如也丙申

御製狎鷗亭詩序

嘗讀唐史賀祕監知章將告老明皇勅賜鑑湖親  
製五言四韻賜之有以見賀監出處之明有以見

明皇待臣之厚今上黨韓公 世祖中興元勳四

圖麟閣三入巖廊嘗以盛滿自戒扁其亭曰狎鷗

一日卜地于漢水之濱將欲構亭 上聞而可之

製近體絕句各二首親札賜之搢紳士大夫皆曰

知章告歸請為道士其行止未盡得其正明皇先

明後暗之主其待臣亦未盡得其宜然君臣相與

之間士君子功名薄處之際粗有可觀故當時稱

其美後世慕其事况我 聖君良相待遇之勤進

退之幾皆得其正者乎又况鑑湖去輦轂千百里

之遠狎鷗亭在城南尺五之地相公之退食委蛇

聖上之時相召見江湖魏闕在跬步咫尺之間又

非賀老乞身長往之比也是宜謠詠撰述鋪張盛



美詩既盈卷屬居正序居正竊念有天地之文有  
聖人之文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而景星卿雲文之  
至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而嘉禾靈芝文之至也  
禮樂文物政教號令何莫非聖人之文也而宸章  
御札文之至也臣伏觀是編其詞則周誥殷盤之  
詞其字則河圖洛書之字其大哉之言一哉之心  
即帝舜勅天之誥也在廷之臣咸誦詩颺言虞朝  
賡載氣象亦復可見於今日矣今非敢迂引知章  
之事擬之事固有跡同而實不同名同而心不同  
者矣以相公堂堂勲業之盛遜之不居狎鷗為心  
其精忠雅尚可與魏公頡頑於數千載之間而深  
得伊尹功成退休之義意區區賀老又何足置牙

齒間哉然相公功名事業之盛出處進退之心因  
聖製而尤益著明太史氏將大書特書以美之又  
何待予贅乎公其務全終始勗哉

送咸吉道節度使鄭東萊詩序

予嘗讀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江漢之  
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蓋古者命將遣帥必  
用文武之臣非獨成周盛時為然春秋論將以敦  
詩說禮為先後世文與武為二文者不將而將者  
不文至於陸生之論以天下安危為將相之輕重  
焉嗚呼文武任將之道何寥焉闕焉若是成化十  
三年春二月上用東萊鄭侯蘭宗為永安道節  
度使侯早擢魏科登金步玉當世廟右文之日



連捷英俊二試文名益振又以善措鳴於時屹然  
以斯文自任一朝腰萬戶之符開牙建纛杖鉞專  
聞朝廷士大夫皆賀聖上知人之明喜得見  
文武之道之復于今之時也况永安道國家後  
門管鑰控馭胡虜其為責實重以劇本道人心驚  
悍喜兵好亂非文武全才能為龍蛇赤子者難以  
鎮定侯有豪傑之才雄武之略本之以詩書侈之  
以孫吳折衝樽俎卧護北門可立矣也侯將行求  
予一言居正曰文之與武猶陰陽之不相離故曰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文者非章句訓誥之謂武  
者非斬將擐旗之謂文以立其體武以達其用安  
民之責籌邊之略施無不可然後可言文武矣今

文武之責萃於侯之一身而侯之措置縉乎有餘  
予復何言哉但六月江漢雖羨吉甫召伯文武之  
才而實歸羨於宣王謀猷之允塞崧高蒸民之詩  
序者以謂羨宣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之業然申  
伯之維翰山甫之補袞與有多焉是烏可論召伯  
吉甫之賢而不本於宣王論宣王中興之盛而不  
及於申伯山甫者虐今居正所以羨侯之才壯侯  
之行形於言語者亦莫非詩人歸羨於上之意也  
嗚呼侯有山甫召伯文武之才而聖上有宣王  
知人之明以居正之拙手安能鋪張以續穆如之  
風乎必有大雅君子為侯能言者矣  
送金叅校宗直出守善山府詩序



恭惟我 殿下天縱聖智躬行仁孝以化成一國  
在朝之臣有離親仕宦者必許三年一歸覲有或  
以親老辭者許外寄就養焉蓋所以勸其孝而勉  
其忠也承文院叅校金侯宗直有慈親在密陽春  
秋已高侯頃在藝文 經幄之班以歸養辭 上  
雖惜其去而重違其志授咸陽郡守遣之侯在咸  
六載能孝於親推其理於民一邑大治以政最聞  
召還為叅校未數月又乞辭上復授善山府使遣  
之縉紳交遊之彥咸樂 聖賜而佳侯之行詩以  
贈別屬 居正序 居正 與侯交遊已久為人操行端  
潔識見高邁文章卓越真臺閣廊廟之器非直百  
里才也惜侯者皆曰天下父母之心莫不欲子之

貴顯為子者亦莫不欲立揚以顯父母以侯之才  
之賢在內班必為臺閣廊廟足以悅親而遂吾願  
何必僕僕焉得一縣以便晨夕起居然後為盡其  
孝乎 居正 曰不然君子之孝親愛日而已古有樂  
三釜而悲千鍾之不逮者焉若或遠離膝下違朝  
夕滑瀆之奉惟富貴是圖必待爵祿之崇也被服  
之榮也僕從之盛也如衣錦者之所為然後快於  
心則不亦遠於愛日者乎况未可必其必得者乎  
曾謂侯不志於斯耶今一邑雖小承流宣化密邇  
庭闈勤王之忠將母之孝兼之矣雖千鍾之養何  
以易此樂哉 居正 又聞昔侯之於咸推豈弟之心  
加以詩書之澤陶鑄作為嶺南鄉魯之鄉今若



移其理於善善其有不從化者乎蓋孝為百行之源  
侯之孝於親者根於心故移於忠信於民者如是  
若屑屑計較於祿位之崇痺內外之輕重而為孝  
親之先後則非居正之所知也予於侯之行又有感焉  
詩之四牡勞使臣而作其三章曰不遑將父四章曰  
不遑將母蓋勤於王事不暇顧私親惟極其憂思而已  
至於卒章則曰將母來諭是則探其情而設言之非  
真有是事也雖非真有是事而言語之間猶足以感  
人心今我殿下所以命侯再典州郡就養老母者皆出  
於至恩而侯之以一邑奉一母朝夕起居者又非四  
牡將士靡盬不遑之比則其上下相與之深感發之  
機視成周知何

如也居正才拙雖無吉甫穆如之風而南陔白華之  
詠不可不為侯誦之是以序蒼龍丙申

送權花川奉使賀正詩序

欽惟 皇帝陛下即祚之十四年正朝我殿下遣使奉表陳賀  
蓋正朝天下萬國之會同奉使賢大夫之事花川權公  
乃膺是選將行縉紳諸君子詩以驢行屬居正序予惟  
皇明御宇薄海內外罔不 臣妾梯航相接然世脩職貢  
恪勤禮意我朝鮮為最 皇朝春遇亦隆比之內諸侯非  
諸藩所及吁榮矣哉吾東方自殷太師受封以來禮俗  
之美聞於中國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鼎峙八九百年  
之間天下分裂南北異朝道里有通塞朝貢



有脩廢至高麗氏事大宋然遼金元胡運迭興亦  
不純事欽惟太祖高皇帝者定天下我康獻  
大王代高麗開國首先歸款特賜朝鮮之號世作  
東蕃列聖相承眷佑之勤錫賚之繁有加無替  
實皇恩之同極也此正天下混一文軌攸同之  
時列國大夫奉使專對觀光上國豈非羨事耶頃  
年我殿下初即位公奉表請承襲敷奏詳明得  
蒙允俞之音今年又奉表賀大節周旋禮儀從容  
中度中國士大夫必有使乎之稱而知我國之  
有人矣昔春秋之時列國大夫如晏嬰子產叔向  
之徒善於辭命交際猶得譽於當時堂堂天朝  
禮樂文物之盛追軼古昔公前後奉使揚休帝庭

其所得知何如也公其行矣哉丁酉

送兵曹參判朴公捷出為慶尚道觀察使詩

序

國家分疆場為八道道必有觀察使莅之即古之  
方伯也其任大其責重選必政府六曹臺諫交薦  
乃授非有朝廷重望者莫能往諧朴侯早擢魏  
科選玉堂入銀臺飛英館閣聲名籍甚往者以廷  
薦出按全羅江原二道得按節體士大夫交譽之  
聖上器其才擢為兵曹參判久典戎政今特授慶  
尚道監司遣之蓋慶尚一道新羅氏之故國自嶺  
而南三面濱海環其道方數千里州若府若郡  
郡若縣若大若小計七十餘其地廣其民夥又分



為左右二道實我 國家財賦之聚人材之藪猶  
中國之資江南也是以監司之選每難其人而尤  
重於他道今 聖上輟侯近班而簡畀委任之者  
若是其榮矣哉縉紳諸君子皆曰侯之遺愛在全  
羅江原二道者人至今不忘今若移其化於南國  
南國其有不化者乎茲侯之行宣 聖上脩身齊  
家之化於南國如周之二南可不日俟也於是各  
誦詩侈行命 居正 序予惟古君子之相別也其所  
與交際者必有飲餞之禮贈遺之詞以寫慇懃鄭  
重之意焉如嵩高蒸民韓奕之作皆出於此而勸  
戒之義實寓於其間今南方我 國家繁勝之地  
監司得專方面之寄朴侯杖節巡宣觀風察俗韓

侯之所謂伯蒸民之所謂賦政嵩高之所謂蕃宣  
得非兼有之乎夫踐古人之任者 當儷羨於古  
人儷羨於古人亦古人而已然則山甫之柔嘉維  
則申伯之柔惠且直韓侯之夙夜匪懈非侯之所  
宜務者乎况今 聖上有知人之明其用人之盛  
追配於嵩高蒸民韓奕之雅則 居正 敢不以山甫  
申伯韓侯之自任者望於侯乎 居正 雖無吉甫穆  
如之風而其意則亦嘗後於吉甫哉此非獨 居正  
之意亦諸君之意也侯其勉之哉戊戌

應製喜雨詩 并序

殿下即位之九年丁酉春三月不雨至于夏四月  
上避正殿憂勤脩省徧走羣望禱祀于上下神祇



越二十六日癸亥乃雨 玉色載怡製喜雨詩示  
承政院且令和進遣中官賜 御醞俾各盡歡都  
承旨臣玄碩圭左承旨臣李克基右承旨臣任士  
洪右副承旨臣孫舜孝同副承旨臣洪貴達等亦  
各既醉應製立進 上可之碩圭等遭遇 聖明  
昵居華近感 眷佑非常之寵倩工圖畫粧潢為  
軸期修 睿賜於不朽示臣 居正 叙顛末臣 居正  
伏觀 御製再拜稽首颺言曰大哉聖人之心乎  
旨哉聖人之言乎其猶天地之道乎天之道不可  
得而所知者日月星辰之昭列也風霆雨露  
之發育也地之道不可得而所知者山嶽海  
瀆之流峙也昆虫草木之生息也聖人之道高明

配天博厚配地苟非發於政教施為言語文章之  
間何以知聖人之心乎今 天章燦爛宸翰昭回  
畏天責已之誠勤政恤民之心藹然於一篇以之  
求於天而天應施於民而民澤上下交際之間有  
明良賡載之風聖人之溥博淵泉與天地無間者  
於是可見矣臣嘗讀雲漢之詩曰敬恭神明宜無  
悔愆序者曰美宣王之遇災脩省 聖上之小心  
敬畏抑過之矣信南山大田甫田之詩一則曰益  
之霽霖一則曰以祈甘澍一則曰雨我公田說者  
謂之幽雅大抵皆美周家務本力農之意今 聖  
上以一雨歸功於天而以有年望於南畝敬天勤  
民之實非周詩之所可擬况 親御翰墨形於謦



詠與近臣賡載則亦未聞於有周也於戲盛矣是  
宜秉筆者恢弘製作以續大雅之盛顧臣荒拙不  
能鋪張焜耀垂之無極謹薰沐應製云詩曰至德  
享天心至誠能動天久旱天乃雨萬里洗氛烟惟  
天監下民下民真可憐膏澤既漫渥權喜無中邊  
迄可以豐年我民胡寧瘕麟史書大有大雅詩甫  
田何幸際明良賡載昇平年

送黃海道李觀察使詩序

韓山李氏吉昌權氏家世皆以文學鳴君家良景  
公即牧隱李文靖公之子我外舅陽村權文忠公  
之館甥先大人文烈公內外皆文章大家道德勲  
名為一時冠冕平仲蕃仲兄弟詩禮箕裘以文學

顯于時居正於文烈外兄弟也而早承教誨之勤  
於蕃仲昆季有親戚之恩焉僚交之道焉蕃仲昆  
季以文烈視予情意之篤可知已去年平仲選授  
平安道觀察使今年蕃仲又按黃海道一時兄弟  
同受方面重寄人皆榮之居正能不為一門自慶  
乎將行諸君子詩以為贐謂予宜序予惟觀察使  
即古之方伯也專制一方黜陟人生殺人於馭吏  
有君道焉於臨民有父道焉以君父之道處方面  
之重烏可不得其人而任之乎是以 朝廷選用  
必政府銓曹臺諫交薦乃授今之大夫峩冠博帶  
高官大爵而一不得方面者多矣由其才不足而  
器不適也才器既合於方面則其人可知矣蕃仲



氏曾因僉舉出按江原澄清慷慨物論多之今黃  
海一道頻年旱蝗瘡痍甫起監司之選實難其人  
銓曹薦重臣數十人上特命蕃仲而遣之蕃仲  
之才之器足以孚物議而簡聖心者如是吁不亦  
賢矣哉平安道國家西北重藩平仲氏之為政  
恩威并著一方按堵寬聖上西顧之憂蕃仲氏  
之為黃海一如平仲能盡其責則庶不負聖上  
委重之意而伯仲氏之聲望尤益著聞矣功名之  
遠且大者又豈止方面而已耶嘗聞漢之馮立野  
王兄弟同時作宰人稱二君梁之劉孝儀孝勝兄  
弟一時出守人稱二龍然不過守一邑專一城而  
已豈若吾韓山伯仲氏杖鉞分符高牙大纛同受

藩屏之任之重於西北一隅者乎昔機雲以才藝  
齊名一代軼轍以文章並駕當時然未聞得方面  
之任之重如韓山伯仲氏也在周盛時周召二公  
分二南能宣布文王之德之化故謂之周南召南  
伯仲氏既分周召之任則能宣聖化於西北二  
道繼周召之二南亦可異也能昌大韓山吉昌之  
門闕者非吾伯仲氏而誰耶居正書此以勗蕃仲  
而并告之平仲云戊戌  
成均館唱和詩序  
殿下即位之十年戊戌夏四月甲午昧爽以衮冕  
謁宣聖酌獻禮訖以遠遊冠絳紗袍御明倫堂行  
養老禮羣老在東侍講官在西侍臣於階上學官



諸生於階下酒行五爵而止 上命羣老羣臣而  
前之講論治道 上首問遇災脩省之道羣臣各  
陳其意 上又曰人君治天下之大經大業具載  
於書蔡沉之序盡之卿等宜各論難 上又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飲峻宇雕墻若此四失  
予所自警羣臣各進陳戒之辭 上曰當體卿等  
之意終始惟一羣臣再拜稽首曰大哉之言一哉  
之心誠千古罕有之 聖主也河東府院君臣鄭  
麟趾作近體一首稱揚盛美縉紳士大夫相與賡  
載俾居正序臣居正竊念願治好文之主世不常  
出恭惟 殿下天縱睿知聖學緝熙崇儒重道高  
出百王之上即位之三年辛卯二月乙卯用大牢

祀宣聖仍 御明倫堂引文臣二品以上及館官  
橫經問難賜酒帛六年甲午命有司脩泮宮築石  
以環如辟雍舊制七年乙未三月丙寅備禮儀釋  
奠 御明倫堂親策取士秋 命建尊經閣于明  
倫堂北九年秋八月丁酉 親釋奠遂 御射壇  
宴羣臣行大射禮又開科取士今則養老乞言講  
論治道舉累朝之曠典猗歟盛哉臣竊念斯道也  
斯文也貫天地亘古今而如一然其興廢係於人  
主之一身三代而上道統之傳在人主堯舜禹之  
精一湯武之中極是已三代而後人主之傳道統  
者閔焉無聞能知斯道斯文之重而尊崇者亦不  
過數君脩起大學崇重儒雅始於光武尊養老更



橫經問難其禮尤盛於明帝唐太宗親行釋奠增  
廣學舍茲數君之一舉猶足以增光簡策今 殿  
下蒸數君之盛事而皆舉之况帝王之道之文皆  
本於心光武之好圖識明帝之尊像教唐宗之假  
仁義徒有好文之名無好文之實我 殿下講論  
治體先以遇災脩省之道繼以古今帝王治天下  
之大經大業終以四訓為誡其 心即堯舜禹湯  
文武之心其道即精一中極之道羣臣之進戒者  
亦引二帝三王之道不迂引三代以下之事一堂  
之上都俞吁咈有盛世之風嗚呼盛哉先儒胡寅  
嘗論明帝儀不及物桓榮徒事章句不知脩齊治  
平之道使其君德業止此今我 聖上好文以實

而不以儀羣臣引 君當道而不以名上以是而  
傳二帝三王之道下以是而舉 明主於二帝三  
王之上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至此極矣何漢  
唐之足論哉居正不才獲參盛儀謌詠讚述又其  
所職諸公之詩即周雍魯泮之什居正述子夏之  
意作序弁其首云戊戌

遊松都錄序

蘇頴濱嘗論文者氣之形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司  
馬遷遠遊以壯其氣故其為文有宏博焉有疎蕩  
馬穎濱亦欲求大觀以壯其氣則覽終華之窮崇  
瞻黃河之奔放及覩京師宮闕之壯麗人物歐韓  
之後偉然後乃曰天下之文章盡在是矣馬子才



亦曰子長之文不在書在學遊不學遊而學文乃  
腐熟常常耳予嘗以謂蘇馬二子深得子長之遺  
意者嗚呼後世文章之士不為則已為則捨軻遷  
蘇馬復何求哉今磬叔者之子珎獻之大虛諸君  
子皆一時之臣擘其立志豈下於軻遷蘇馬者乎  
軻遷蘇馬生不同時精神不相聚議論不相長猶  
足以相起於千百載之間諸君子生逢好文之主  
恩許休暇盡讀天下書精神議論既相聚長方將  
大肆於文章馳騁凌轡追古作者則壯其遊奇其  
氣正在此時今觀遊松都錄其周訪故宮黍離盈  
眸鵠嶺氣銷龍井已皆感稼田悲毳庭上下五百  
載俯仰興懷者則其辭慷慨而沉鬱矣英雄豪傑

公侯將相風流雖謝而遺跡尚存紫洞淒迷皴岩  
荒涼雲飛鳥逝轉矚傷魂者矧其辭悲惋而悠長  
矣喻扶蘇抵五冠躡聖居凌天磨寔搜博訪至于  
餅岳海島諸峯攢青蹙翠鬱乎彌望者則其辭峻  
整而峭絕矣浮臨津瞰洛河臨朴淵俯姑潭西遊  
碧瀾祖江驚濤駭浪與海噴薄者則其辭淵深而  
浩漫矣訪花園登八角觀男山想見義師言旋龍  
跳虎躍老將狡童心悸膽慄則其辭豪壯而快捷  
矣至成均館謁宣聖入穆清拜粹真周旋禮儀  
從容瞻眺者則其辭溫醇而典雅矣其為辭因所  
觀覽而氣象千萬將為馬乎蘇乎遷乎軻乎其遊  
其氣不可尚已居正亦嘗從事乎遊有志於壯其



氣奇其文者今則老矣殘編破冊朝塗暮誦復何  
慕於外乎哉穎濱於山見終華於水見黃河於人  
見歐韓能極其大觀諸君子當以得於遊得於氣  
者而歸當世之歐韓以終大觀然後可與言文矣  
戊戌

送揚脩撰詩序

國朝人才多出於嶺南吾鄉大丘亦錐邑比來習  
俗偷惰文獻彫謝士由科目顯者少心竊恨之歲  
甲子居正僥倖登第越十五年戊寅都斯文夏擢  
壯元居正語夏曰韓愈氏云閩越有禽魚之樂人  
不樂仕有歐陽詹者始舉進士文化翕然吾鄉處  
一道樞轄之中非閩越荒遠之比然士不樂文由

無斯文一老唱明開道者存也今子衰然為諸生  
唱其吾鄉之詹乎果後十餘年間諸生之綴進士  
生負科者彬彬有人鄉之子弟每稱說上舍揚君  
之賢揚君諱熙止字可行居正雖不面亦心之矣  
可行氏中甲午第選為承文院正字居正始得其  
為人老於文章工於措法妙於射藝居正以謂  
上求賢如渴欲得文武全才大用之可行氏其  
人也頃者國家選文章之士許暇讀書可行氏  
首膺焉上御後苑聚文武之臣試射較藝可行  
氏每居前列可行氏可謂文武豪傑之士矣政院  
有愛其才者選置注書尋轉為弘文館修撰居侍  
從清近之班人皆曰可行氏有遇矣一日可行氏



以親老辭 上惜其才下書褒獎論不可歸養之意吁榮矣哉可行氏再陳固辭 上方以孝理為政重違其志耶借外寄遣之 聖簡猶在也予嘗觀近來士大夫有以親老乞郡者前後相望然受聖眷之隆褒獎之重如可行氏者亦有之乎無也嗚呼士生於世欲取譽於鄉黨朋友不可得敢望於卿士大夫乎卿士大夫尚不可况敢受知於明主而重以睿獎之勤乎可行氏受 賜如此豈但佩魚符得專城養慈親而已耶他日臺閣岩廊雲龍遭遇之奇可於是卜之矣可行氏釋褐不四五

年錦還如是吾鄉士之感發興起者必于于而尤盛矣 居正 以謂前日都斯文之化吾鄉遠過於歐

陽詹而吾鄉之從化百倍於閩越今則可行氏繼都君之後 居正 雖不才亦竊文柄此吾鄉變魯之機可行氏當自勗之又以 居正 之言勗鄉之子弟云戊戌

送李直提學可行奉使日本詩序

嘗聞國於海中者非一日本氏最久且大尤其盛者曰狄野氏河每氏漢建武中始通中國我國則隔海相望於隣最近自新羅氏百濟氏而始通至高麗之時或通或絕邊境多事欽惟 皇明御宇文軌攸同我 朝鮮受命開國 列聖相承威德廣被與日本氏講隣好通信使兩國交權將百年于茲我 殿下即位文教遠覃日本氏尤勤聘



問 殿下欲遣使報之光山李侯可行氏乃膺其  
選侯讀萬卷書知古今事體誦詩三百有專對之  
才聞 命躍然無持被刺刺之色 居正 曰賢哉侯  
也蘇明允以謂大丈夫不得為將得為使折衝口  
舌間足矣蓋士自弧矢已有志於四方凡天地之  
間九州之內車舟所可通足跡所可至皆可以往  
何遠近夷險之足論哉日本氏在扶桑之域極天  
下之陬雖鯨濤萬里有跋涉之艱然其國處東稟  
天地之元之春之仁之氣風俗淳古好善樂義可  
與有為也今則與我脩好有同一家諸島聞風亦  
相率歛附使船來往有同內地士有願行而不得  
者侯先得之豈不躍然以喜也哉仗忠信任風波

視溟渤如坦途此侯素養之浩氣也况侯以端重  
之資應變之才審國體合遠情從容使事時措得  
宜益恢我 聖上包容之大度豈不偉哉抑聞昔  
周盛時西方服從四十有餘國論者曰是雖文王  
盛德之及亦由奔走之臣諭德宣譽而致然今侯  
之行先講好於日本氏繼而所經諸島若馬洲若  
一歧若霸臺其主賢明皆知畏天事大之義侯能  
一一開道歛附之誠有勤無替其諭德宣譽豈後  
於周大夫而奉事專對能事必矣何徒事折衝口  
舌而止耶尼聖所謂使乎者吾於侯望之矣侯將  
行朝中諸彦詩以俟行謂 居正 宜序是以書已亥

送李書狀詩序



士可以遠遊乎曰讀書萬卷不出戶而知天下古今之事何必遠遊乎哉士可以不遠遊乎曰奉使四方歷覽山川增益其文章意氣何不遠遊乎哉然則讀萬卷以立其體遊四方以達其用然後大丈夫之能事畢矣弘文館直提學光山李可行氏居正少年執友而久叨僚席為人好古博雅淹貫經史又有專對之身今奉使日域躍躍然無持被刺刺之色予固竒之矣其姪子司憲監察李復善氏早以文學得譽於縉紳間今膺居正千秋使書狀官赴京將以四月初吉同時發軔居正曰讀萬卷使四方明體適用之才何萃於光山一門如是乎嘗觀古之人有閉戶讀書生白髮者矣有終日

端坐膝穿榻者矣有騎款段而遊鄉里者矣及其論古今得失天下九州之事如足履而目覩之何必僕僕馬鞍馬勤勤之為哉然而覩長淮大河之汨瀟瞻嵩華衡岱之穹崇之沅湘之鄒魯文章之發隨處轉換有浩汗焉有峭拔焉有悲惋焉有典雅焉其氣雄其詞壯如子長者非數子之闡其藩籬也又况觀周如吳札奉使如陸賈蘇轍者何能鬚鬣其萬一哉堂堂天朝文物全盛復善氏道遼霄經閭碣歷幽薊直造乎燕都觀夫宮室城郭之壯麗也禮樂典章之明備也衣裳舟車之會同也所見愈高所得益深發而為文章者當不下於子長矣其與叔氏駕風鞭霆杯視東溟而壯其



氣奇其文者亦可以頡頏上下矣丈夫之能事豈不於是乎畢也可行氏之還居正當以隻鷄斗酒埃於上東門外復善氏亦必來會居正為兩君舉酒相屬更畢遠遊之說焉已亥

送全州府尹李公詩序

甄城我國家豐沛之鄉而湖南之走集也且地環數百里其民夥其政繁盤錯輻輳非得賢尹莫能諧茲者尹秩滿當遷朝廷難其人上御正殿親政廟堂銓曹交口薦李侯之賢上曰李某前在利川以政最聞今欲得賢尹無以易李遂授之縉紳諸君子皆為李侯榮之將行晉山姜先生詩以叙別屬居正序嘗讀虞史稱帝之德曰在知

人在安民 聖上知侯之賢而授侯以養民之政是 聖上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周書成王之命畢公叙舊績之嘉而勉以將來之事今 聖心之簡於侯者亦歸美於前政是 聖上之心即周成之心也侯之思副 上意能盡其責者必不苟焉為也然人情莫不勤於始而怠於終侯能勤於利川者而移於全其為理如馳輕車就熟路因已然之轍而為今日之地蓋無難處矣况全為州風俗淳朴人人有君子之風其致異政當百倍於利矣他日璽書褒獎榮南州之耳目者非全誰耶嗚呼古人叙別離慇懃之意而又寓以勸誡之辭尹吉甫之送山甫曰小心翼翼夙夜匪懈蓋勉其終始一



德也 居正 述吉甫之意以終始勤怠之說而并規之已亥

保閑堂集序

天地精英之氣鍾於人而為豪傑為文章然或長於文章而短於政事優於政事而拙於文章之二者難於兩無無二者之能而鳴于一代者其惟高靈申文忠公乎先生係出文獻世家自弱歲力學攻文章大放以肆卓犖有器宇人皆以公輔目之自登第選入集賢殿歷事我 英陵顯陵大被器遇早結 光陵之知於潛邸搏翊興運首勲盟位冢宰言聽計行遭遇非常逮事我 殿下有佐理勲再入相正色立 朝鎮定百僚屹如山岳為文

章豪贍發越善於鋪張不藻飾為工刻削為古其平易處如嘉禾異麥至味自存其精采爛然者則如霽雲景星不自韜光而聳人觀聽矣然先生之於著述少不留意旋作旋棄今嗣子叅判靜菴集遺藁彙次為若干卷示居正居正之於先生同中戊午進士生員兩科陪侍館閣者又將三紀辱知最深今可無一言乎嘗觀自古英雄豪傑之於文章經濟罕能兩全蓋天或與之文章而奪於時措或畀之祿位而靳於文章如班馬賈揚雖有揆天之文而不達於時措丙魏房杜雖得卿相之位而文名則不足能有才有施立言不朽者幾何人哉先生以雄偉之量傑出之才文章為已任凡朝廷制



誥典冊皆出其手如河東鄭文成公蓬原鄭相國  
寧城崔文靖公皆推重之先生以如是之文發而  
措諸事業際會 五朝獨典機要四圖麟閣而再  
長岩廊以兼春官而明於典故常侍 經帷謀猷  
獻替出入將相餘二十年先生之殊勲偉烈亦可  
以掩前光而獨步矣先生之靈其必在上為星辰  
為雷霆萬古不洩先生之文如水在地中無往而  
不存矣詩之傳不傳特餘事耳嗚呼昔者李漢陳  
師道序昌黎歐陽之文見誦於當時以 居正之謙  
薄序先生之文無乃近於陳李者乎然歐韓之文  
因陳李而發敷陳李之名因歐韓而流傳 居正之  
托名篇端未必非幸也序何辭成化己亥清和節

歷代年表序

居正嘗讀史病其簡帙浩穰難於涉獵乃用六十  
甲子逐年紀事六十甲子循環無窮則其紀事亦  
與之無窮矣於是分中國東國為上下中國則始  
自帝嚳四十一載甲子而終於 皇明成化十四  
年戊戌凡三千八百幾年東國則始自檀君戊辰  
而終於我 殿下九年戊戌凡三千八百幾年間  
有關於治體者撮其大要書於六甲之下釐為五  
卷名曰歷代年表客有過而見者曰今子之年表  
有何所祖乎曰祖司馬遷年表也曰遷有世表月  
表而今獨無之何耶曰世表止於三代月表止於  
秦楚今此書包括數千百年之事其可盡紀其世



其月乎况書帝王歷年則世在其中矣舉其年則月在其中矣曰用六甲紀事亦有所祖者乎曰春秋通鑑以人君即位而紀元則六甲包在其中今年表以六甲紀事則年月繫在其下雖互有賓主其實一也曰紀事昉於書書始唐堯而今始帝嚳何耶曰年表以六甲為主帝嚳四十一載適上元甲子甲子者六甲之首也况帝嚳六十四載堯生帝摯八載堯封于唐欲紀堯事則不可不紀所生初封之歲耳其實始於堯也曰古紀云檀君與堯並立於戊辰今書堯立於甲辰檀君於戊辰何耶曰以堯為戊辰者緯書也是以不取爾曰凡脩史一筆一削皆不可苟今年表紀歷代事頗出於子

手何也居正寔然驚曰烏是何言以予不肖安敢專聖人筆削之權而僭為之乎曰然則何也曰三代以上則用書春秋自周封三晉以下用朱子綱目自宋以下用陳桎續編吾東方三國以前則雜採諸史而略書之三國則用三國史高麗則用高麗史皆述而不作也曰春秋聖經非後人所能增減今不盡書何耶曰列國諸侯會盟崩葬其數繁碎不可盡記又不可於體是以略之但書周魯二事蓋所以尊三國也三國編年紀事年月可考書不無年月可考乎予一繫之似無稽也曰是正諸史之生為前編堯三桎會與之說也予可臆議為之也但自大明高皇



亦有天下我文雖開國以後無史可考不可不  
附以誌見爾曰子精刑律六然古人二禮史之法  
若遇事撰當以寸處之極卷言心方可有益今年  
表疎略大過亦無終始特何而益其智乎曰  
子不聞夫能博而能約之者乎自唐虞至于今日  
代各有史多至汗牛充棟有志之士雖閉戶下帷  
窮十年之力不能盡讀今年表上下數千年之事  
盡在一帙不終飯頃而披閱在目豈非讀史之逕  
庭乎博而求之於書春秋續編諸史之中約而會  
之於年表有何不可乎曰今此書亦可續而為之  
者乎曰居正之初以六甲為起者蓋六甲者循環  
無窮則其紀事亦與之循環無窮矣天地之間使

六甲有盡則已如不盡也則雖窮天地亘萬古亦  
可是成也客笑而去戊戌重九節

四佳文集卷之五



四佳文集卷之六

序

雙塘集序

雙塘集者永嘉權文順公所著也公早擢第以文學鳴於世筆法高古有江左風仕麗季再入諫院封章慷慨雖屢遭顛沛而物論多之遭遇列聖蜚英顯赫位至極品早卜宅於南山陸洞府幽深杉松蒼鬱鑿雙塘種蓮幅巾藜杖嘯咏其間客至輒壺觴聯句淡然無營於世年俯九袞白鬢紅頰逍遙自適人擬之白香山平生著述不為不多及卒家無幹蠱今庶子祈哀集散逸若干首編為一帙示子求一言予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文者



言之精也積於中暢於外公以和順之德蘊潔之  
操懷竒抱藝見諸設施又能推其底蘊發為文章  
從容閑雅優遊不迫有悠然曠然之趣無華藻斷  
削之病儘乎有德者必有言矣予又聞韓退之曰  
王公大人志盈氣滿於文章非性能而好之者不  
暇以為又曰和平之音淡薄懽愉之辭難工公以  
椒房之親富貴之極排膏梁擻紉綺寓興於花卉  
泉石之間而寄懽愉於淡泊之中真所謂性能而  
好之者矣今採東人詩者必於是集乎有取是以  
序丁酉

騎牛先生贈玩易齋詩序

居正嘗從先生長者聞騎牛李文節公有著艾宿

德晚節居閑優游翰墨日與獨谷成文景公郊隱  
鄭文定公往復酬唱風流雅想為一代斯文之領  
袖文節平生以文章自任為詩文清瘦簡淡擺落  
塵俗得古人之體玩易齋姜戴敏之學出於文節  
戴敏早以豪邁之才不事媒進肆意於文章諸子  
百家靡不搜括晚年遭遇有大設施其發為詞藻  
者高古簡潔筆法精詣得江左法公之二子伯氏  
景愚仲氏景醇皆居正同年執友居正以父視公  
公亦以子視居正嘗從伯仲氏得玩易齋橐而讀  
之滋味淡泊不假雕琢如周鼎殷彝古貌大存予  
以謂公之詩文非今之詩文即古之詩文也自後  
居正評論近代人物必推兩先生為首人不敢異



議者蓋公論也一日景醇氏持騎牛贈玩易齋一  
詩示居正求一言居正平生仰慕兩先生如泰山  
北斗其於著述雖片言隻字不啻拱壁今讀是篇  
如侍兩先生杖屨獲聞謦咳予欲無言得乎居正  
嘗讀春秋傳列國大夫其於交際相與之間皆賦  
詩以見其意如角弓嘉樹之傳是已朋友相贈起  
於漢之蘇李盛於魏晉極於唐宋然皆出於親戚  
故舊邂逅酬酢之間能知音相得感會神交者百  
無一二後之論者以江東渭北之句為李杜神交  
以鉅登之篇雲龍之詩為韓孟知音歐陽公贈梅  
都官詩曰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則謂之知音  
亦可也今以文節戴敏交際之厚贈遺之勤而益

有感於李杜諸公神交知音者非偶然也予豈可  
以他求吾兩先生哉景醇氏詩禮傳家雖殘藁賸  
馥殷勤護惜至此豈非可喜也哉丁酉

送忠清道監司李公詩序

今之觀察使即古之方伯也 國家分八道道必  
有使其所隸州若府郡若縣多至七八十少不下  
三四十觀風察俗黜幽陟明整紀綱脩法令惠養  
人民薦拔賢才皆使之職使賢則一方理不賢不  
理其所係之重如是出則杖節鉞建牙纛駟馬僕  
從呵衛塞道所至牧守令監腰金曳綬駢肩累足  
駭汗奔走敬之若神明巍巍乎堂堂乎大丈夫得  
志榮宦者之為也以如是之任享如是之榮可不



思盡其責乎况忠清一道介在四道之中輪蹄輻  
湊簿領雲委其為務至繁且劇非有盤錯之才者  
莫能諧 聖上特命工曹參議李公遣之李公諱  
陸字放翁早登黃甲歷臺閣長國學擢六曹聲名  
籍甚今膺是選 朝議皆宜之詩以為別屬 居正  
序予曰君之曾祖鐵城李文敬公仕高麗出按慶  
尚道辛丑紅寇之變恭愍南遷所經州縣蒼黃失  
措供進不繼入其道文敬迎乘輿儀衛甚盛設彩  
棚訶謠聲樂鏗鉤一如昇平巡遊盛事觀者嘖嘖  
稱美曰不圖流離播遷之餘見此禮樂文物之盛  
當時稱廉使之賢必推文敬為首君祖容軒相國  
繼為觀察使有遺愛至今南民稱二公之德不置

放翁氏詩禮箕裘其於使事亦綽乎有餘矣待予  
贅然觀昔者仲山甫之有行吉甫作詩送之道其  
德性之美職業之脩而勸勉之意寓焉今諸公之  
詩實祖吉甫予非子夏之儔安能序其首乎姑以  
召公之事告之周之初召公為方伯循行南國能  
布文王之化其澤之入人深故至不忍伐其舍棠  
而百世之下稱文王之德召公之功不衰尼聖曰  
見賢思齊焉今 聖上有文王脩身齊家之化其  
仁民之餘恩無遠不被放翁氏履召公之履能以  
忠厚之心奉行仁義之政則忠清一道亦 聖化  
所在也節儉正直豈無如羔羊之大夫貞靜自脩  
豈無如采蘋之女子庶類繁育豈無如騶虞之所



詠者哉其賦甘棠之詩者亦必有人矣能繼二祖  
之風遠紹召公之烈則予於放翁氏復何望哉丁  
酉

雙溪李先生居官訓誡序

雙溪者李先生宗儉自號也先生早擢巍科揚歷  
清顯長薇垣登樞府人皆以遠大期之先生在急  
流之中浩然有歸志退居于南谷別墅別墅李氏  
世業山水之高深也田宅之肥饒也松楸丘壠之  
所在也鄉黨宗族之所聚也先生居之愜如也適  
如也先生之弟岩谷先生宗謙亦謝笏歸田伯仲  
氏分居東西又構亭於雙溪之傍名曰孝友伯仲  
氏日杖屨於其間從容樽俎怡怡然其湛且孺者

矣於是鑑箕豆之詩悲荆樹之分桃李也而叙天  
倫風雨也而話對牀花萼其輝鶴鶴其急墳麓唱  
和蓋不知其友于而友于者矣兩家子弟熟聞詩  
禮俎豆之事朝夕講劇吾伊之聲不輟燈火伯仲  
氏卧而聽之欣欣如也兩家雍睦母或有砉礮一  
鄉化之藹然為鄒魯伯仲氏之孝友也至矣然則  
伯仲氏之清風雅尚可伯仲於二疎而孝友之實  
則君陳張仲不獨專美於前矣居正嘗見雙溪先  
生誠子仲浩詩五章拳拳以思親勤學慎言行誠  
酒色見得思義為言今觀先生居官訓誡一篇為  
其孫南平縣監鳳孫而著其說皆本於東萊呂先  
生家訓言簡而旨遠詞嚴而義正居正圭復嘆賞



曰先生其知所以詔子孫之道乎嘗聞以身教者  
從先生之於孝友一家化一鄉稱若子若孫皆孝  
皆順又何事於教誨也而先生之箴警之藥石之  
丁寧如是先生其知所以詔子孫之道乎歷觀世  
家之興衰靡不由祖先忠孝友愛而得之亦莫不  
由子孫驕奢侈汰而失之烏可不預養於平素而  
開其積慶之端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者  
非一朝一事之謂也積之深然後澤之遠子不見  
夫潢潦之水乎其積也淺故易涸洞庭彭蠡其積  
也深故其旁達也無窮李氏之源出於二水潄於  
南谷積於雙溪乎岩谷乎又積於仲浩也鳳孫也  
其流之旁達無窮又何量哉予於先生之訓誡深

有所感矣今雙溪已逝而岩谷獨存仲浩氏鳳孫  
氏不忘先訓服膺勿失亦甚可嘉也是以書戊戌

送金堤金郡守詩序

居正

之忝長藝苑也金侯選為脩撰與之同侍

經帷者數年侯學問精研議論發越予固心之矣  
侯又工於著述清新可愛予以謂他日以文章擅  
鳴當代者必侯也後日侯以蕪吏能歷郎諸曹聲  
名籍甚再轉為金堤郡守斯文交遊之士惜侯者  
皆曰以侯之才之文宜居近侍謀猷獻替矣而今  
輟而為小郡其屈也哉居正獨曰嘗讀班固漢史  
其序儒林傳曰公卿大夫彬彬皆文學之士至於  
傳循吏則不過曰七八人蓋為文章難而為循吏



為尤難是以傳儒林者非循吏傳循吏者非儒林  
豈非難於兼有乎况漢之公卿多起於循吏而起  
於儒林者蓋寡今侯始以儒林著名而終必以循  
吏著稱文吏之責萃于一身其才名優於漢名賢  
已萬萬矣矧 聖上篤意民事守令之選必自臺  
諫六曹始侯首膺其選未必不為歷試之地也卿  
相之階也是則侯之此行非屈也榮也予雖不才  
尚當秉筆為侯著循吏傳以繼黃丞相之後諸公  
以居正之言為不誣書以別戊戌

送權校理榮墳詩序

恭惟 聖朝崇文教重孝理士由科目以進者親  
在則 賜恩榮宴歿則 賜祭榮墳甚盛舉也吾

族姪弘文館校理權侯吉昌翼平公之子止齋文  
景公之孫陽村文忠公之曾孫也侯早擢魏科聲  
名籍甚大夫人在堂祭已至矣今又榮墳向忠州  
文忠文景翼平三府君之墓皆在焉侯承 國家  
之寵恩以賁先塋亦榮矣侯將行斯文交遊之彥  
詩以為贖求予一言予惟人子之於父母事亡如  
事存宜無所不致其思焉見宮室則思其所居見  
車馬則思其所乘書焉而思手澤杯圈焉而思口  
澤蓋目之所接而思從之思之所存即親之所在  
也况丘壠為體魄之所藏夫安得而不盡其所思  
乎古君子有徃於他鄉則必哭墓而後行返必展  
而後入其致意於先壠如是侯今搢松栢奠苾芬



能無怵惕霜露之感乎嗚呼子孫之視祖考猶水  
木之有本源江河之源深遠逶迤故其流犇放肆  
大踰千萬里入于海松栢生於高岡植根盤據故  
其枝葉敷暢旁達至於大百圍歷千古而長存本  
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理固然也權氏自太師以  
後歷六百餘年珪組相承傳芳襲美文忠以道德  
文章為開國元勳文景相業箕裘領袖斯文翼平  
佐世祖靖難佐翼隆功偉烈昭映簡策佚以妙  
齡登金步玉居侍從華近之班其所進又未易量  
權氏之慶其有艾乎茲佚之行必先感朝廷右  
文崇孝之大理又感祖考積累之慶之篤思盡繼  
述之責而已居正亦文忠外孫也盜文墨虛名至

於今日亦文忠詩書之澤文景翼平教誨之力也  
君其行矣亦為我一酌之戊戌

送卞上人詩序

一庵專上人語予曰吾徒策卞者嗜禪學將遊方  
欲求言於先生幸有賜予不識卞欲譽之則不知  
所以譽之者規之則又不知所以規之者復何措  
一辭然予熟識庵庵名墨而行儒又善禪學而能  
出入於文章之士遊戲自在知庵則亦知卞矣予  
惟自達磨氏傳心西來而不立文字故後之禪學  
之流惟究直指之道淡然若無與於世以文字鳴  
于時者蓋寡至唐宋有文暢浩初覺範惠勤之徒  
喜與吾儒者遊而文名籍甚斯文大儒如韓柳歐



蘇諸君子亦莫不委心內交焉言東方益牧諸先生亦與坦上人幻庵龜谷為方外交日與之相從有韓柳歐蘇之風寥寥數百年之間又得一老而吾儒之申益翁金文良姜景醇洪應之李胤保如居正者亦與之相從可謂儒釋相從之一中興矣予之知庵如是下既出庵之門予當以求庵者求下復何言哉予又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無為為宗釋氏之求入於吾儒者例以文章綺語誇詡於人雖取譽於吾儒而得罪於釋氏斯大矣予交庵將四十年庵之風韻絕人工於詞藻然恂恂若不能不欲以綺語動人是雖三昧自在其志之所存亦可知也下既為庵之徒其不待予言而必有所得

矣下嗜禪學能文字故用是并規之戊戌

真逸集序

嗚呼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與和仲之兄重卿氏相善和仲氏少予八九歲嘗兄予又與和仲兄弟同在鑾坡者數年相知最久相得最深和仲氏平生有大志於學無所不通於書無所不讀馳騁縱橫辯博精深為文章益自奮銳務似古人不落時俗窠臼至於談論時事出入經史上下古今矧然有經世之志但其用心勤苦疾病沉痾遽爾長往重卿氏哀其早逝哀集遺藁為一帙屬予序嗚呼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嘗以謂天地英靈之氣鍾於人而為文章發而為功名事業天既予斯



入以文章宜其不奪於時命奈何文人才士或困於屢空或阨於不遇或痼之以疾或不假以年懷竒抱藝不大以遠者古今常有是何造物者之戲劇於人者至此耶和仲之於文章所養既深所見亦卓根於心發於辭者高古冲澹温厚雅贍蔚然成家有古作者之風若使遭遇顯隆奮肆揄揚以鳴 國家制作之盛則其所施夫豈小哉斯人也 有是才無是命階不過六品壽不踰三十不盡所長不大厥施是不亦天之與和仲者雖厚而奪和仲者甚薄耶嗚呼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徐思之古君子貴立言立言者名不朽今是集之傳足以動人耳目垂耀後世其視僥倖富貴誇詡一時

死無令名者不啻霄壤矣是寧知天之奪和仲者乃所以厚和仲也和仲氏真不亡矣是可書也

送平壤芮少尹詩序

平壤三朝鮮高句麗古都高麗氏置西京入本朝為府府為西北一道之都會其地廣其民夥環府數十州奔走服事於庭者以千百數其臨莅悉冗以劇且境連上國王人使華之所途館待送迎晨昏不暇而往往以是得苛譴古稱煩劇難治朝廷遣尹必待宏材偉望人所懾服者然後為之其參佐亦如是今年秋吾同僚芮君膺少尹之命搢紳諸君子相與言曰平其大理也哉芮君會守尼山縣六載十考考皆居上尼為縣地狹而產少



民囂而吏猾自開縣以來無一人能考滿遞還者  
甚至四五載之間八九易守芮君之政能掩前  
光而獨步今君移其理於平平不足為也芮君將  
行朋僚畢會或曰諫官高選也平壤外寄也輟諫  
官俾外寄前無例也芮君之於尼勤亦至矣曾未  
周歲又處劇地其獨賢也哉居正獨曰士君子之  
立志讀書不能為宰相當為守令宰相澤潤斯世  
守令恩施一方雖有大小名位之不同能行其志  
一也芮君以盤錯剗治之材其為縣如庖丁按刀  
批竅卻決肯繁芒刃發矧蓋無難處矣於尼尚然  
如平之煩且劇者行其志展其材尤必恢恢乎有  
餘裕矣假使芮君得一館閣居一郎吏榮則榮矣

於行其志何芮君行矣勉之哉若大書特書為循  
吏立傳予亦忝在史局復何讓哉寅

送趙判官之任晉州詩序

殿下之四年春趙君舜卿以成均直講調授晉州  
判官將之任朋僚畢會酒半有起而賀者曰晉為  
州山川秀異人物豪華土宜饒富擅南紀之美且  
處一道樞轄之地賓客輪蹄之走集莅甚繁而事  
甚夥官於是者有牧焉有判官焉判官貳於牧為  
務倍疑非剗治盤錯之才不能也舜卿氏首膺廷  
選其榮矣哉有或唁者曰舜卿氏懷奇抱藝早綴  
魏科歷臺諫坐胄庠譽望蔚然宜出入禁闈蜚英  
清顯今乃佐百里居捭棘之地其屈也哉居正獨



執盞進之曰士君子有志讀書得時行道非獨為  
一身之謀蓋欲立揚顯榮以悅親心而已夫往而  
不可返者年逝而不可追者親古之人有樂三釜  
而悲千鍾之不逮喜負米而嘆駟馬之不及意可  
知也君之兩親居咸陽春秋俱高君遠離膝下宦  
遊東西遠朝夕滑隴之奉者有年一舉足一出言  
何嘗忘乎愛日者哉今晉距咸纜數十里君剖符  
專城榮之以畫錦養之以五馬為州之樂將父母  
之願一舉而兼有之斯不亦榮矣哉 朝廷選用  
以孝為先故輟君華近之班俾遂榮養之志非屈  
也寵也今若論州縣之美惡班資之崇卑屑屑輕  
重於其間非知君與 國家之盛意也抑聞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君之為晉推此心  
以及於下使南方之民曉然知百行之源移孝為  
忠之大莫不于于而興起焉則其有裨於治化為  
何如耶君在家為孝子在朝為賢士在外為循吏  
聲名聞望之尤益彰著者必自晉始斯亦不為羨  
乎敢奉卮酒以賀舜卿氏笑而頷之遂書為別戊  
寅

贈行上人序

景泰壬申孟春 居正 與同遊五先生讀書興德寺  
釋有德行者來問訊致殷勤其貌古其守真吾輩  
亦愛之日招之在坐善玄談聽之若蔗境漸佳日  
不足則繼以夜如是者閱數月予竊試行之愛慕



於諸先生者非面也心也而尤勤於不肖亦私恠  
之一日行從容謂余曰行今教宗甲子大選也聞  
先生亦甲子乙科雖儒釋之莫齒忝試幸與先生  
同年行濫以同年望先生先生其亦同年行乎哉  
余憮然驚曰善哉師言乎予嘗讀唐史李絳之言  
曰同年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余心非之夫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盈於覆載聖賢凡愚物也夷狄  
禽獸物也山川草木物也生乎其中不為夷狄禽  
獸山川草木而為人焉豈非幸歟雖同為人或古  
今夙越不同時或秦楚遼絕不同域雖同時同域  
或老少不同或貴賤不侔或南北異居或隱顯殊  
軌雖有其人烏可得而相善哉今吾與師同為人

同其時同其域年相若也勢相似也遊宦同于京  
選試同其年豈非幸之幸歟是烏可儒釋異同於  
其間哉絳之言特一時之快論耳師之師以愛無  
差等為訓而師尚有私於同年况予從愛孔子徒  
歟諸先生皆為師贈詩余以同年之說為序

送順天府使鄭君詩序

殿下之四年春月城鄭侯出守順天薦紳諸君子  
詩以驢行俟族姪修撰鄭君以順天之命求予序  
居正久叨侍從之班伏覩 聖上慎簡百僚尤重  
守令之選選必政府幹曹同薦有文理吏治俱優  
者州若府郡若縣視品秩銓局而量授之遣必引  
內殿溫淳告諭勉以五事有六期十考考皆居上



者必加超擢內官無此例蓋重之也嗚呼守令之選於是至矣余嘗以謂士君子立志揚名不能為宰相為守令是矣宰相澤潤斯世守令恩施一邑雖有大小名位之不同能行其志一也第以余區區譎薄之才未能見諸用有當是任者必以是望之侯公廉慷慨有剏治之手嘗守靈懷理寧旌數邑所至聲績蔚然今茲之行益展所蘊又奚吾贅然吾聞順天全羅之劇邑其土廣其民夥又濱海禦侮之責悉煩且重國家選守每難其人侯能膺是選其亦榮矣哉被至榮之選居至重之地之任其稱報何如侯當深體上意益求所以承宣者不急於近名不徇於邀譽一以五事為念斯能

為古之循吏矣余嘗恠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其失自不務實急近名始侯能痛祛而新之為南方諸郡之唱則後日作史傳大書特書曰循吏鄭某者必有人矣侯其勉哉

獨谷集序

文運之於時運相為表裏而有升降蓋光岳氣全而人才盛人才盛而雅音作文辭之與政化乃流通無間矣我國家之始興天地運盛異才間出當時以文鳴世者皆勲臣碩輔如三峯鄭先生浩亭河文忠公松堂趙文忠公獨谷成文景公星山李文景公及我外祖陽村權文忠公皆以雄偉傑出之才遭遇顯隆功烈炳煒其發而為言語文辭



者春容博大有治世之音嗚呼豈特文章而已哉  
三峯陽村集盛行于世餘皆散逸不傳為博雅君  
子惜之今平安監司金公連枝獨谷外甥也欲壽  
遺藁屬居正序嘗聞世之談公者皆曰公姿相瑰  
奇氣度豪邁風流文彩迥出塵表人望為神仙又  
或擬之曰公詩酒跌宕學太白真草妙絕法義之  
功名終始比白傅聞之未嘗不拱手加額公早仕  
高麗已躋顯膺及相我太宗有佐命勲入居廊  
廟利澤聲名之加時見後者吁甚盛矣詩之傳不  
傳何足論哉然詩非徒詩也心之發氣之充辭之  
達而讀其詩可以知其人今是編氣雄以放詞贍  
而麗不屑屑於雕篆而精采爛然可喜非他文人

詞士安一字下一句苦心捭鬚者之比也抑因是  
槩見公道德之高勲業之大文章之富而能鳴一  
代之盛者矣詩果傳不傳乎後之論時運者蓋亦  
於是有徵

贈熙上人序

浮屠氏善治心其為道與吾儒者略相近古浮屠  
上首多慕吾儒喜與遊者晉宋間有道人道安遠  
法師休上人下有無本文暢佛印師其所與遊者  
皆達人君子吾儒之名望也吾東方近代亦有韻  
釋坦上人幻菴龜谷輩嘗從吾益老陶牧諸先生  
遊余久恠今之不然意以謂方今聖明崇正教  
斥異端吾儒者外釋氏甚癖士家子弟亦耻為童



髮夷服雖有之不少致意於吾儒也不然何無一人乎釋氏而相踈之若是余自遊山來日與釋氏居時挑燈煎茶談經論詩頗有可意者於開慶得智牛氏於興德得信連氏德行氏楚牛氏伊悅氏一日在寺樓荷花盛開皓月當中引數師聯句有一師來間席其貌枯其神清余固心之矣俄而屬對出口輒驚余喜得師也訊其名演熙智軒其號也問其族士家試其為通儒術善措法嗚呼士族也多才也如師與數上人者豈易得哉余然後知非無人乎釋氏特無知釋氏者存也子韓子曰浮屠氏善幻多技能信哉秋八月師以練脩選入內佛堂余恨知之晚別之遽也書以為別

送鄭從事赴平安咸吉兩道詩序

知兵曹事鄭侯弱齡捷魏科入翰苑踐臺閣選為中書舍人為入精敏有盤錯之才所至稱職時當朝之宰相與士大夫公論論一代理人物必曰鄭某正統庚申上以平安咸吉二道國家翰藩頃緣野人構隙未嘗抵寧控禦不可踈虞命兵曹判書皇甫公為巡察使方面大事一委之以鄭侯為從事官論者曰皇甫賢宰相鄭侯人傑相與經略籌畫贊國家戎政恢拓邊疆可指日為也未幾平安道設新邑三移舊邑二沿江置堡十三烟臺八十五咸吉道闢故封置鍾城二鎮堡二十臺四十限鴨綠豆滿二江為襟帶築行城延袤數百



里邊境自息至是 聖上之任於相公相公之資  
從事從事之効功能者畢得而論者之言爲有驗  
矣已已韃靼犯上國窺向我疆 國家戒不虞賊  
庭要害設險置守預為之所而以鄭侯久掌兩道  
管鑰委任遣之朝中士大夫詩以燁行 命居正  
序予惟古稱才難非才之難得其時展其才爲尤  
難侯當 國家盛際宰相薦其名 聖上器其能  
運籌決策出入宣力其所立之功卓卓如是今西  
北備禦一事侯之所講熟措置經營必恢恢有餘  
地矣能解 聖上北顧之憂固邊疆安生靈在此  
行矣兵判公今入居台鼎鎮定 邦國侯能接武  
踵賢如相國而後止豈但參謀帷幄而已哉若徒

以參佐謀議之賢而論吾侯是瑣瑣者烏足置齒  
牙間而榮吾侯哉將使闕國賦政之功繼周雅炳  
史策真可慕也如吾者徒事鉉槩空言無用視吾  
侯寧不發一愧耶

漢江樓讌集序

歲辛巳仲春之下澣上黨韓相國以事在漢江樓  
一日吉昌權相晨興小坐忽時雨滂霈情境造到  
悠然有携壺徑訪之興作絕句二首邀高陽左相  
同訪左相輒意會亟令命駕兩相聯鞍傘雨出城  
南取次而行 居正叨陪杖屨鷄林君李公興商亦  
道會既至則南原黃相國守身中樞李公允孫韓  
公終孫先往上黨迎入後樓設小酌兩相命去絲



竹促膝而坐往復聯句為樂杯盤又不甚盛山穀  
野蔬略取諸左右而已至如覽物興懷俯仰暢叙  
則有漢江漲綠終南浮翠千景萬狀供于几案之  
間者不可一二言矣嗚呼江樓之勝冠天下然人  
事不齊勝友難集今茲春風扇和時雨澤物上相  
如高陽吉昌亞相如南原勲業如上黨顯榮如諸  
公者會遇一時心馳魏闕之下聊相忘於江湖之  
上其樂為如何也蓋其氣象似舞雩行樂似蘭亭  
文雅似赤壁而風流富貴過之居正不才得與盛  
會不勝自慶謹步前韻奉獻于列相執事下且述  
鄙懷以寓區區蠅附驥尾之願云

送郁上人遊妙香山序

吾聞上人之名未嘗目其面耳其言今有以上人  
之說求予言者曰之上人早持戒脩行又好參訪  
往年之嶺南訪伽伽頭流前年之關東訪金剛五  
臺今復振錫西邁遊妙香山幸子有言予聞浮屠  
氏不三宿棄下東西南北之人也其上人之謂乎  
然予業儒不學佛浮屠氏有求言於予者必以吾  
儒之說復之吾儒有司馬子長者有志氣能文章  
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  
講業齊魯鄉射鄒嶧使巴蜀略邛笮以盡天下之  
大觀增益其意氣故其文奔放浩汗溇瀟淵深或  
豪健壯麗蘄絕峻拔或典雅溫淳悲憤感激千態  
萬變可恠可愕如山河嶽瀆氣象無窮此非獨之



人之文之雄特所見者博也今上人形枯而神淡  
道高而行獨釋林之最秀者也然法可住相不可  
住歷訪名勝叅訪知識南踰嶺尋新羅之故境觀  
山河靈異之跡東入關登楓嶽瞰蒼溟今又西遊  
訪檀箕東明松壤之遺踪涉涇江津瀆水遂入妙  
香山山在鴨綠南岸實長白之所由分對遼陽為  
界山多香木冬雪蘄葱仙臺佛刹靈跡頗存東國  
之山之大莫之與京上人搜竒索異以窮遐矚所  
見其必益壯所得其又何如耶不知周流乎汗漫  
乎反諸身約之心弘揚至道饒益人天能大明其  
教耶其視吾儒子長氏之所得又何如耶若其自  
得之妙我非魚焉知魚乎

送連上人覲親之洪州詩序

余嘗聞金仙氏之道辭親割愛無汲汲於世拘拘  
於三綱五常也及讀恩重經釋氏亦非淡然於之  
二者也景泰壬申夏余識上人於興德寺上人年  
最芳學甚碩於釋氏已探其蘊奧而亦有志乎吾  
道者也余引之坐告之以父子君臣之義朋友長  
幼之序禮樂文物之盛義理性情之正上人聞之  
充然有得余已知其為上人也一日語予曰吾慈  
親在忠清之洪州春秋近期願余不堪顧復之恩  
懷省侍之禮拂衣言旋請子有言余既佳上人之  
為上人今又不忘吾道之源法其師意有是行也  
則雖不請張皇之况請之勤耶是以書



桂庭集序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以讀其詩可以知其  
人蓋臺閣之詩氣象豪富草野之詩神氣清淡禪  
道之詩神枯氣乏古之善觀詩者類於是乎分焉  
自唐宋以來釋氏之以詩鳴世者無慮數百家貫  
休皎然唱之於前覺範道潛和之於後往往與文  
人才士頡頏上下然峭古清瘦之氣有餘而無優  
游中和之氣終未免詩家酸餒之譏然是豈強為  
而然哉蔬筍之氣不得不爾也桂庭國初詩僧與  
千峯雨上人齊名論者以謂千峯之詩高古簡潔  
清新峭峻有本家風骨桂庭之詩飄飄俊逸隨意  
放肆無方外之氣

居正少遊山讀書謁千峯於開

慶寺時年八十餘尚遊戲翰墨為詩出口輒驚人  
如清水出壑檀香有液無一點塵俗氣清乎清者  
也桂庭已示寂不得接緒論於詩亦不多見今從  
允上人得閱是編造語平淡不刻斲為巧纖織為  
麗終無寒乞飢鶩之聲其與千峯齊名真不虛矣  
然千峯之詩世無傳者而師之詩傳之不朽者如  
此將以續休然範潛之遺響鳴於東方無疑矣若  
夫蔬筍酸餒之有無予非具眼者安能掉舌於其  
間哉

送日本球上人詩序

我 殿下即位之六年秋日本氏遣使脩聘有球  
上人者銜命航海而至 殿下嘉其國王之信與



夫上人使事之勤特遣朝臣迎慰之又令監司惇禮以送暨至都下 命禮官館待有加既而上人傳國王之贄達國王之意敷奏詳明周旋甚度宸情悅懌恩渥隆至縉紳士大夫亦莫不慕其為使也及事竣將還价禮官求道其行而詠誦之夫上人墨其名而緇其服其事則士大夫交隣聘問之義也語上人以釋氏之說則恐戾於仗其君命脩好兩國之旨而未免於瀆告語上人以吾儒之事則恐戾於沙門息心達本之功而未免於泛告吾於上人實難其言然上人浮海而來雲濤烟浪浩浩湯湯渺莫涯涘上人於是知九九瀛海之鉅天地之博大矣及至我 國觀城郭宮室之壯麗禮

樂制作之明備山河之鞏固民物之殷富者則上人於是而亦知帝王功德之盛治道之隆矣蓋天地之大即吾心之大釋氏所謂於一毫端轉大法輪者是也帝王之法即吾儒推己及物之効而中庸所謂中和位育之極功也上人觸於目而感於心感於心而易其思慮其奮激變化之妙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然則緇其服而儒其行尚何置疑於上人我能使交隣之好永世可替兩國為一家必在上人上人嘉之

贈張院正序

成化十一年冬十有二月 聖天子肇建元良示天下端本 命戶部郎中祈公 行人司左司副



張公瑾采使我邦明年春正月二十五日庚午  
遼東都司來報義州義州報監司轉聞二十七日  
壬申夜二鼓上命臣居正為遠接使以前司譯  
院正張君自孝張君有華為通事遣之越四日丁  
亥迎兩使于鴨江至京都留七日三月十三日丙  
辰送于江上凡與之偕行者蓋四旬以居正之短  
拙其於周旋禮儀往復交際之間不一獲譴繫兩  
張是賴及其別也祈正使贈張君有華近體一首  
張公示居正求序居正竊念天地至大也九州至  
廣也風聲氣習有萬不同古之聖人建萬國親諸  
侯又設重譯之官以通蕃漢之情周之大行人歷  
代之四方館是已欽惟皇明混一函夏文軌攸

同一視同仁罔間遐邇乃眷朝鮮比之內諸侯我  
朝列聖相承至誠事大於是錫貢相望使車絡  
繹重譯之官所繫至重國家設司譯院擇有學問  
藝能俱優者委任責成張君世專其業獨精且能  
居正承乏為提調每見張君學優才贍固已心之  
矣張君嘗被選如京者數矣同列稱其賢能宰相  
器其幹局聲名又達於宸聰今茲之行亦重選  
張君又首膺焉居正始與之同事試其言語之精  
熟也應對之便捷也從容酬酢施無不可然後知  
居正素取於張君者不誣也同列之稱也宰相之  
器也遇知於明主者非偶然也祈奉使乃中原文  
獻禮樂之所在其愛慕於君慇懃鄭重者至此其



為人可知也已嗚呼君子之才不器也故無適不  
可以我張君之才之能其所施豈但止於是而已  
哉他日奉 王命仗使節專對四方者必綽乎有  
裕矣張君勉之哉

秦齋集序

天地精英之氣鍾於人而為文章文章者人言之  
精華也是故有遭遇盛時賡載歌詠者則其文之  
昭著如五緯之麗天而燁乎其光不遇而嘯唳山  
林托於空言者則其文之炳耀如珠璧指委山谷  
明朗而終不掩其煒矣其所以駭一時之觀聽而  
垂名聲於不朽一也秦齋先生思庵文僖公之後  
天資英敏學問精博早遊陽村春亭兩先生之門

得師友淵源之正及登司馬科華問日播人皆以  
大器目之不幸而不獲乎時尤肆意於經籍中諸  
史百子靡不研究至於醫藥卜筮陰陽地理之書  
亦皆搜刮無餘 朝中文學之士如有所疑皆詣  
先生而質之先生已無意於媒進退居村野優游  
泉石之間凡天地之運化物理之消息人事之得  
失心思之憂樂一於詩發之有孤曠閑適之趣悲  
憤激烈之音矣歲己未冬 居正 謁先生於北原別  
墅陪杖屨者數月先生口授指畫乃擊余蒙其後  
相繼造謁獲聞綸緒於先生所著亦時得一齋而  
嘗之恨不得完藁而見先生竟不能設施而卒今  
季子允謙哀粹詩文若干卷示余始得雋永而味



馬先生之於詩本之以性理之學推之以雅頌之  
正不恠詭為奇藻飾為巧清新雅淡高古簡潔雖  
古作者無以加也昔之論詩者有曰有朝廷臺閣  
之詩有山林草野之詩夫所處之地不同則發而  
為言辭者不得不爾也先生以超邁卓絕之才宏  
深博大之見不能施於臺閣之上而於草野之中  
豈不深可惜哉論者亦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  
辭易好然豈有工於窮而不工於不窮者哉使先  
生躋臚顯立乎制作之列以鳴國家之盛則春容  
富麗將有鏘金戛玉之美者矣豈但止於此而已  
哉惜天之俾於文而獨靳於時命耶然觀是集槩  
見先生道德之懿矩矱之正其所存豈淺淺也哉

庚午

送權仲平出牧黃州序

吾外祖陽村權文忠公道德文章為百世儒宗文  
景翼平相繼主文盟仲平氏早承庭訓擢巍科躋  
顯臚藉甚有朝譽銓曹政府嘗薦可為臺閣近侍  
者矣可為監司黜陟者矣一日出牧黃州親戚朋  
友之愛仲平者咸會餞之或有惜仲平者曰仲平  
人物也懷竒抱偉可大設施非直百里之才宜居  
宥密為喉舌啓沃獻替矣而今則僕僕焉為外吏  
居搗棘之地何耶居正獨曰諸君子皆惜仲平之  
去而居正獨為仲平賀也蓋今之刺史即古之諸  
侯刺史之於民有君道焉有父母之道焉 朝廷



之制任外寄者六曰府尹曰牧使曰府使曰郡守  
曰縣令曰縣監而牧使則秩正三品又有通判為  
之僚佐焉為界首焉為首鎮焉所管亦不下數十  
州其任不既重乎黃為州山水平衍土地膏腴有  
杭稻之饒海錯之利在高麗時為王府財賦之地  
四五十年之間凶歉疾厲相仍瘡痍甫起漸就彫  
謝又在通達大道之中輪蹄輳集供億糜費其為  
務悉煩且劇寬失之緩猛失之苛官於是者嗚呼  
艱矣哉此 朝廷所以難於得人而仲平氏首膺  
其選不亦榮矣乎哉况今 聖上篤意民事尤重  
守令之選薦舉有法褒獎有道近有二三守令以  
政最蒙璽書之褒匪頒之恩或超陞為樞密者或

入為列曹者其待遇示內班猶重也且吾聞人才  
猶器也無適不可人固有能於少者卑者而不能  
於遠者大者乎無也以卿相示州郡猶少且卑然  
安有能於州郡而不能於卿相者乎此黃霸所以  
由列郡陞為御史丞相者也今茲仲平氏之行未  
必非卿相之階而歷試之地耶詩曰左之右之君  
子宜之仲平氏有焉若或計班資之崇卑較內外  
之輕重屑屑有議於其間非知仲平氏者也 居正  
所望於仲平者乃自小者近者而期至於遠者大  
者耳借寇之請徵黃之詔可指日期也續漢史為  
仲平立傳先書黃州之治後書御史卿相之名必  
有人矣夫然後諸君子當知平仲之所立者卓卓



四佳文集卷之六  
而居正之言為不誣矣諸君曰然書以為序

四佳文集卷之六終



